

Sehr geehrter Herr Botschafter, Dr. Riecken,  
Liebe Frau Riecken,  
Lieber Direktor Fan Dian,  
sehr geehrte Damen und Herren, liebe Freunde -  
ich freue mich, dass wir heute alle zusammen in meiner  
alten Schule sind. Bitte erlauben Sie mir daher, dass ich auf  
Chinesisch spreche.

尊敬的大使先生， Riecken 博士，  
尊敬的 Riecken 女士，  
尊敬的 范迪安院长，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很高兴大家来到我的母校参加由奥地利大使馆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莫扎特-基因”展览的开幕式。2021正值奥中建交50周年，我在此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感谢奥地利驻华大使馆，中央美术学院和美术馆对“莫扎特-基因”的展览给与大力支持及共同的努力工作。

80年代初，我就学于美术院国画系叶浅予先生的实验班，叶先生博学博览的教学，为此我们不仅深入的学习中国传统绘画，也概括的学习了西方美术，这在80年代对于美院的国画系是非常开放教育。为此我对中国水墨绘画与西方抽象绘画表象的关系？产生了我说不清楚的兴趣吸引力？ 80年代末我积攒了几乎只有路费就去了奥地利，在维也纳美术学院在Prachnesky大师班开始学习抽象绘画。但开始没这么简单，我不仅要学习语言，教授的面试，问我，你都是水墨大师为什么还学习抽象绘画？我说我不太理解什么是抽象含义？那你还要学它？是因为不懂才学？ OK！但条件是，在学习期间不能用黑色，墨在画宣纸画具象，要用色彩和画布去

画什么都行，但不能具象.....，走出博大精深中国绘画传统，了解西方当代绘画艺术，我晕 ..... 而让我印象更深的是美术学院大多数学生都会乐器，有的工作室听起来像音乐学院，像维也纳音乐厅，也像维也纳优雅的咖啡厅..... 我突然感受的音乐，艺术，充满维也纳人们的生活空间，音乐不仅仅是一首曲目，而是生活中的文明。人性与精神的自然存在，自由的创造也许就是抽象艺术的本质。

很可惜在我出生年代，我没有学会乐器。但我30年前在维也纳留学的时候，就想有一天，我一定把莫扎特这位音乐天才，用当代视觉语言，东方的意境，西方抽象的概念去表现，“音乐，人性，空间”。30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在我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实现这一愿望，把这“莫扎特-基因”的展览展示给大家，感到非常荣幸，也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疫情无休止的蔓延，给我们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但是我们这个“莫扎特-基因”展览还能如期开幕，艺术作品如期制作完成，大家还能来参加开幕式，为此，我再次衷心的感谢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先生的巨大的努力和支持，感谢美院国际合作处王川老师的努力和支持，感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先生的统筹管理，高高副院长及设计团队，施工团队等的各位的辛苦和努力工作。

再次衷心的感谢奥地利驻华大使Dr. Riecken的支持，感谢奥地利大使馆文化处长Mandl 先生的共同工作和支持。

最后，我想向我们艺术作品制作团队的也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非常感谢以下8个（见赞助名称）还要感谢艺术家制作团队如下：黄中华先生，秦卫忠先生，王卫明先生，冯其男先生，马占营师傅，宋乃龙等，

及感谢著名的8个支持单位。请加名称  
没有以上大家和各方的努力，及没有今天的开幕式，和艺术  
作品，  
也谢谢今天来参与开幕式的各位嘉宾。祝大家愉快！  
李继伟